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

——基于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机制

严贵清,严广平,陈丹霞

(福州理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500)

摘要:以2007—202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性论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并基于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的双重机制详细分析传导路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有显著性的促进作用,当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时,企业投资水平表现越强;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投资水平,但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投资水平;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实力、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水平的增长。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水平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中西部企业投资水平受数字化转型的促进并不明显;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水平受数字化转型促进更显著,而非制造业、非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水平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显著。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技术创新、减轻融资约束、完善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发挥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数字化优势,是增强企业投资能力、促进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策略。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投资水平;技术创新;融资约束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3853(2026)02-0183-09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invest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 mechanism

YAN Guiqing, YAN Guangping, CHEN Danxi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5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impact is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nvest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is analyzed in detail based on the dual mechanism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nvest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stronger the invest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will b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improve the invest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while financing constraints will suppress i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s the growth of the invest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by enhancing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 and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results of the heterogeneity test show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nvest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more significant, while the promotion of the invest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not obvious. The investment level of manufacturing and high-tech enterprises is mor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nvestment level of non-manufacturing and non-high-tech enterprises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improv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digital advantages of the manufacturing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are the key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investment 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e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investment leve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收稿日期:2024-12-02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JAS24192);福州市社科规划项目(2025FZC043)

第一作者简介:严贵清(1988—),女,福建莆田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企业财务绩效管理。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运用数字技术重塑运营管理、组织框架和商业模式,驱动数据要素创新,实现组织价值增长的过程。《“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在数字技术研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发展空间,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1],因此促进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投资深度融合成为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企业组织对传统的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和价值创造模式进行颠覆性的变革和重塑,优化投资决策效率,创新人才汇聚和激励创新投资,直接驱动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另外,数字化手段能够提高企业与外部主体的信息透明度,减少融资交易成本和信息风险溢价,进而缓解企业所处的融资约束困境,为企业实行优质项目投资提供充分的贷款支持。基于此,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作用,探究两者关系的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机制,能够促使企业把有限的资源投入最具创造价值的项目,推动企业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引导资本流向战略性高地,助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活动关系的论述,如 ESG 表现、公司治理等^[2-4],极少涉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已有研究对数字化转型和企业投资活动的关系论证不够深入,缺乏对两者机制关系的解析及验证。现有文献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作用是多元且复杂的: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通过促进知识共享、优化研发流程和支持创新决策等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力,催生了更多的投资需求^[5],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水平;另一方面,借助数字化转型,企业能增强内部信息的透明性,获取更丰富的融资渠道,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困境。随着对外融资的增加及举债成本下降,企业投资决策具备更强的灵活性和可行性,自身投资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企业投资水平如何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导,这些难题尚未有学者进行深入探究和实证检验。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的机制作用,

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作用及内在机制,以增强企业运用数字化机遇提高自身投资水平的能力,对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水平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企业追求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和变革的关键路径。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动态调整能力。数字信息技术帮助企业对市场机遇形成快速感知、创新研发和高效配置的模式,强化组织动态调整和利用资源的能力,从而提高项目投资的成功性。凭借先进的数字技术,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更加敏感,具备更强的组织反应能力。在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上,数字技术嵌入研发流程,能够加快产品开发周期,增强项目落地的可行性。同时,数字营销方式为企业创造更加便利的获客方式,使企业进一步精准定位目标群体,提升营销活动的投资回报率,促进业务增长。

交易成本理论表明只有当企业获取更低的交易成本才能维持长久的超额利润。数字化转型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为企业投资决策和实施提供更加灵活的策略选择。数字技术能够降低投融资过程的信息不对称,增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投资能力。数字化转型还有利于减少信息成本、搜寻成本和监督成本^[6],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更加高效的信息支持,提升项目投资的有效性。当然,优秀的项目机会离不开企业运营管理、组织架构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变革。数字化转型通过驱动传统业务创新,激活数据要素活力,带动企业研发创新,盘活传统实体产业,提高项目投资的成功率。

此外,供应链协调理论要求上下游企业实现信息共享、决策协同、要素流通,降低“牛鞭效应”^[7],优化供应链协作效率。数字信息技术本质上是促使信息流通和科学决策,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供应链合作的高效化,贯穿上下游企

业的数据共享,强化企业间的协同效用^[7],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支持。这种高效的信息共享和数据流通,不但能够快速响应市场的需求变化,还可提高企业项目的运营效率,节约不必要的成本支出,进而提升企业资产的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理论假设:

假设 H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水平。

(二)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投资水平

技术创新理论强调企业应当利用技术创新活动维持市场竞争优势。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加快研发创新进行,拓宽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8],并且重塑技术创新模型,提高研发技术的成果转化效率,保证企业投资的有效性。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数字信息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更是传统商业模式和组织框架的创新和颠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借助数字技术迅速收集、获取和分析数据,洞悉市场供需变化,精准定位用户需求^[9],不断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催生企业投资需求,引导产业资金投向更具前景的新兴行业。

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优化研发流程模式,大幅缩短研发周期^[10],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成长土壤,进一步提升企业投资实力。另外,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提高效率 and 降低成本费用^[11],增厚经营业绩,使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技术创新,巩固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所以,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H2: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

(三)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水平

融资约束理论表明企业陷入融资困境主要由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对外融资渠道受阻^[12],限制企业投资水平的增长。然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高昂融资成本^[13],从而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支持。而且,实行数字化转型战略会向资本市场释放出利好信息,吸引更多资金供给方的关注,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从而提升企业的投资吸引力。此外,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拓宽多元化的融资渠道^[14],降低

融资门槛,满足项目投资的需要,增强投资决策的可行性。从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视角来看,主导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投资回报价值,能够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金流向这些企业,减轻企业对外举债成本,改善企业投资效益。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理论假设:

假设 H3:数字化转型可以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水平。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Wind等数据库。其中,企业投资水平数据自行计算而成,数字化转型数据经过Python编程抓取关键词后整理而成。同时,为了确保相关数据的可用性和科学性,分四个步骤对数据进行进一步清洗:(1)剔除ST、*ST、PT的上市公司;(2)进行1%缩尾处理,防止异常值的干扰;(3)去除缺失值较多的企业,对于缺失值少的数据,通过查询年报补齐;(4)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最终,本文共获取14 297个有效数据。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15],用企业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子公司等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流出与处置这些长期资产获取现金流入的差值除以期初总资产所得的比值作为衡量企业投资水平的指标,并且用符号Inv表示,具体公式如下:

$$\text{企业投资水平} = (\text{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text{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text{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text{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text{期初总资产} \quad (1)$$

2.解释变量

借鉴学界对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式^[16-17],采用词典法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用符号Dig表示。具体来说,构建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化转型的词频维度,同时剔除“否”“不”“没有”的否定性词汇

表述,统计 2007—2023 年上市公司关键词出现频数,最后对关键词频数加以对数化处理。

3. 机制变量

选择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作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机制变量,技术创新用研发支出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表示^[18],融资约束用 SA 指数来测度^[19]。

4. 控制变量

为控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作用,选择企业规模、营业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周转率、独立董事比例、托宾 Q 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20-21] 变量名称、指标、表示符号、所指含义、单位等具体变量解释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解释

Tab.1 Variable explanation

变量	指标	符号	含义	单位
被解释变量	企业投资水平	Inv	如公式(1)所示	%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ig	关键词出现的频数加 1 取对数	无
机制变量	技术创新	RD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融资约束	SA	SA 指数,绝对值越大,融资约束越强	无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期末总资产取对数	无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增量/上年营业收入	%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净资产	%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
	总资产周转率	ATO	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余额	次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占全部董事的比例	%
	托宾 Q	TQ	(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股份数×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值)/总资产	%
企业年龄	Age	(当年年份-公司成立年份+1)取对数	无	

(三) 模型构建

借鉴相关研究^[21],以进一步验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作用,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见公式(2):

$$Inv_{it}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Dig_{it} + \alpha_2 \times Control_{it} + year.fe + individual.fe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α_0 表示截距, α_1 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系数, α_2 表示相关系数矩阵, $Control_{it}$ 表示控制变量矩阵, $year.fe$ 是年份固定效应, $industry.fe$ 是行业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i 代表时间维度, t 是公司维度。

同时,参考已有学者的中介效应方法^[22],加入影响机制变量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机制作用模型如下:

$$Inv_{it} = \beta_0 + \beta_1 \times Dig_{it} + \beta_2 \times M_{it} + \beta_3 \times Control_{it} + year.fe + individual.fe + \varepsilon_{it} \quad (3)$$

$$M_{it} = \gamma_0 + \gamma_1 \times Dig_{it} + \gamma_2 \times Control_{it} + year.fe + individual.fe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3)和式(4)中 M_{it} 表示机制变量,分别为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

(四) 描述性统计

数字化转型的最大值为 6.107 0,最小值是 0,标准差为 1.219 9,均值是 0.960 3,表明不同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性较大,如表 2 所示。从企业投资水平来看,最大值是 102.71%,最小值仅有 12.73%,平均值 6.05%,方差 7.75%,说明上市公司平均投资回报率是 6.05%,且不同行业差距比较大。

表 2 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v	14 297	0.060 5	0.077 5	-0.127 3	1.027 1
Dig	14 297	0.960 3	1.219 9	0.000 0	6.107 0
Size	14 297	22.591 3	1.362 8	19.316 7	26.452 3
Growth	14 297	0.148 7	0.368 8	-0.657 6	4.330 4
ROE	14 297	0.080 8	0.105 5	-0.833 3	0.469 7
Lev	14 297	0.475 1	0.184 3	0.027 4	0.907 9
ATO	14 297	0.761 5	0.525 2	0.056 1	3.105 7
Indep	14 297	0.369 1	0.053 26	0.250 0	0.600 0
TQ	14 297	1.872 8	1.180 7	0.802 4	15.606 7
Age	14 297	2.900 0	0.355 0	0.693 0	3.611 0

(五) 实证结果分析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影响系数是正向的,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水平。也就是说,当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时,企业投资水平表现越强,详见表 3。从式(2)和式(3)的回归结果可知,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投资水平的提

高,并且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高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实力。同时,数字化转型会降低企业所处的融资约束困境,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的投资水平。综上可知,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而且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方式实现的。

表 3 模型(2)至模型(4)的回归结果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dels (2) to (4)

变量	INV(2)	INV(3)	RD(4)	INV(3)	SA(4)
Dig	0.001 679** (2.08)	0.001 851** (2.12)	0.002 195*** (6.89)	0.001 495* (1.86)	-0.001 798** (-2.40)
RD/SA		0.100 837*** (3.66)		-0.110 785*** (-11.86)	
Constant	-0.167 574*** (-4.65)	-0.168 673*** (-4.08)	0.094 347*** (6.25)	-0.599 395*** (-11.72)	-3.899 227*** (-116.5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4 297	14 297	14 297	14 297	14 297
Adjust_R ²	0.174	0.185	0.169	0.183	0.901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三、具体分析和检验

为了确保结论非因偶然,抵御内生性问题,并探索数字化转型是否存在地域差距,本文将样本组分为东部企业、中部企业和西部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并作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

(一) 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检测结果如表 4 所示,东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中西部企业呈现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更为完善,更多的数字化人才也为东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

表 4 异质性检验
Tab.4 Heterogeneity test

项目	东部企业	中部企业	西部企业	制造业	非制造业	高科技	非高科技
DCG	0.003 148*** (3.21)	0.000 767 (0.38)	-0.003 568 (-1.36)	0.003 192*** (2.93)	0.000 801 (0.58)	0.003 090*** (2.80)	0.000 413 (0.31)
Constant	-0.175 041*** (-3.79)	0.004 928 (0.06)	-0.169 194 (-1.51)	-0.184 223*** (-3.75)	-0.098 124 (-1.42)	-0.053 293 (-1.03)	-0.258 177*** (-4.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9 524	2 688	2 067	9 109	5 118	7 646	6 651
Adjust_R ²	0.180	0.197	0.143	0.182	0.163	0.168	0.176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根据是否属于制造行业,将样本组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主要因为制造业企业与非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条件、需求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通常能够直接提升技术创新、缓解融资困境,进而显著影响企业投资水平。但是,非制造业由于行业特性、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和实施难度等因素,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难以在短期内产生显著效果。

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是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果表现不明显。究其原因,可能是高科技企业具有技术密集和创新驱动的特点,所以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投资水平提升的效果更加明显。反之,非高科技企业由于创新效应较弱和转型难度较大,故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正向作用不够明显。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将企业投资水平测度指标替换成如下指标:

企业投资水平 = (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期初总资产 (5)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系数是 0.001 423,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式(2)的回归结果是成立的。同时,技术创新对企业投资水平影响是正向的,但是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水平的作用表现为抑制作用。

2. 替换解释变量

将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替换^[23],回归结果见表 5,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作用系数是 0.006 701,且在 1% 水平下是显著的,再次表明式(2)的回归结果是成立的。此外,企业投资水平受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正向促进作用,受融资约束的作用呈现为负面,即式(3)的原回归结果是准确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项目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式(2)	式(3)	式(3)	式(2)	式(3)	式(3)
Dig	0.001 423 ** (2.22)	0.002 172 *** (3.15)	0.001 448 ** (2.17)	0.006 701 *** (5.35)	0.006 253 *** (4.87)	0.005 942 *** (4.76)
RD		0.111 764 *** (5.07)			0.089 634 *** (3.08)	
SA			-0.083 263 *** (-10.80)			-0.107 737 *** (-10.99)
Constant	-0.03 5001 (-1.22)	-0.051 945 (-1.53)	-0.373 811 *** (-8.62)	-0.149 521 *** (-3.88)	-0.149 699 *** (-3.35)	-0.581 770 *** (-10.5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4 297	14 297	14 297	14 297	14 297	14 297
Adjust_R ²	0.176	0.184	0.181	0.172	0.184	0.181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三) 内生性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对模型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Tab.6 Robustness test and endogenous test

项目	滞后一期 被解释变量	剔除特殊 年份数据
Dig	0.001 930 ** (2.11)	0.002 250 ** (2.55)
Constant	-0.352 015 *** (-7.81)	-0.080 306 ** (-2.06)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量	13 456	14 297
Adjust_R ²	0.118	0.161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由表 6 可知,第一,选用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是成立的。第二,剔除 2015、2016、2020 等特殊年份的数据,再次进行内生性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正向效应依然成立。

四、结论和建议

(一) 结论

本文选用 2007—2023 年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的机制作用,利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论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及机制作用。同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并选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以及缓解融资约束,并通过这两种方式推动企业投资水平提升;在异质性分析中,东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水平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中西部企业投资水平受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并不明显。

(二) 建议

当前,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数字化转型来提高自身的投资水平,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基于以上研究过程,为有效利用数字化转型促进技术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现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

1. 加快数字化转型。企业需要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项目投资、决策、运营、管理等全流程的创新和变革,提升组织的项目投资能力;构建内外部数字化平台,实现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整合资源要素优势,提升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此外,企业还要培养更多的数字化人才,增强管理层的数字素养,为自身数字化转型提供完善的人才保障。

2. 推动技术创新。企业应该重视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根据市场需求导向变化,开发更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降低企业投资失败的可能性。企业还要建立完善的创新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力,同时鼓励自身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外部机构合作,推动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增强投资实力。

3. 缓解融资约束。企业应当使用数字技术拓

宽融资渠道,获取更多的资金来源,降低对外举债成本,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企业还要运用数字技术革新内部控制和组织框架,减轻信息不透明度,提高自身与金融机构的沟通效率,增强融资能力,从而推动合理科学的投资决策。

4. 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自身投资水平的提升效应有一部分依赖于当地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因此推动中西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必须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加快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服务于本地企业,提高项目运营效率和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培养数字化人才,鼓励管理人员提升自身数字化素养,推进数字化技术与中西部产业的深度融合,增强企业投资的长期效益。

5. 充分发挥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数字化先发优势。相较于其他非制造产业及非高新领域市场主体,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数字化赋能下对投资增长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应进一步放大两大产业的数字化引领效能,集聚高端生产要素,释放正向溢出效应,以战略支柱产业为牵引,推动全域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3):5-18.
- [2] 潘海英,牟慧林,秦远哲.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融资成本[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5):113-128.
- [3] 黄先海,孙涌铭,陈梦涛.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来自专利网络与SBERT模型的微观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24(10):137-154.
- [4] 刘怡,任宇新,贺正楚.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企业ESG表现:创新资本中介作用的解释[J]. 系统工程,2024(12):1-16.
- [5] 黄大禹,谢获宝,邹梦婷.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J]. 金融与经济,2022(6):3-11.
- [6] 邓波.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6):135-138.
- [7] 欧阳洁,黄永颖,张克中. 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中国的经验证据[J]. 财贸研究,2023,34(5):39-53.
- [8] 孙芳城,胡俊,钟廷勇.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J]. 西部论坛,2023,33(4):17-31.
- [9] NIU Y H, WEN W, WANG S, et al. Breaking barriers to innovation: the power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3, 51: 103457.
- [10] 申杰,昌忠泽. 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23, 42(12): 3-12.
- [11] WANG S, WEN W, NIU Y H,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orporate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24, 59: 101109.
- [12] 冯梅,刘佳,陈楚. 服务型制造能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分析[J]. 经济问题, 2024(9): 59-67.
- [13] XU G Y, LI G G, SUN P B, et al. Inefficient invest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hat is the rol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3, 51: 103429.

- [14] 郭净,霍家旭,张居营.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不同模式融资成本:基于内外信息不对称双重视角[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4(5):38-47.
- [15] 胡秀群,何梓维,李宗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3(2):47-57.
- [16]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
- [17] 杨金玉,彭秋萍,葛震霆. 数字化转型的客户传染效应:供应商创新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22(8):156-174.
- [18] 徐欣宇,吴慈生. 技术创新、风险承担与薪酬差距[J]. 财会通讯,2024(21):53-56,61.
- [19] 迟远英,秦翰林,陈亚会. 碳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23,39(6):5-16.
- [20] 朱茜倪,谭小芬.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来自年报文本的经验证据[J]. 经济科学,2024(4):93-113.
- [21] 俞颖,宋璠.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非线性作用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9):93-97.
- [22]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 [23] 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 中国工业经济,2021(9):137-155.

(责任编辑:王圆圆)

(上接第165页)

- [21] 王道俊. 知识的教育价值及其实现方式问题初探:兼谈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某些认识[J]. 课程·教材·教法,2011,31(1):14-32,43.
- [22] 阳海洪. 论邹韬奋的媒介正义思想[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1(1):98-105.
- [23] 约翰·杜威.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 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 [24] 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3[M]. 增补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25] 邹韬奋. 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 生活史话[M]. 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
- [26] 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9[M]. 增补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27] 邹韬奋. 邹韬奋谈人生[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0.
- [28] 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 韬奋全集:第7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29] 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 韬奋全集:第2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30] 宗健梅. 邹韬奋教育观简析[J]. 教育评论,2008(2):143-145.

(责任编辑:王圆圆)

(上接第172页)

- [15] 韩庆祥,肖伟光,龙杰,等. 韬奋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笔谈)[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5):17-34.
- [16] 邹韬奋. 韬奋自述[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 [17] 邹韬奋. 萍踪寄语:初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06.
- [18] 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9[M]. 增补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720.
- [19] 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3[M]. 增补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93.
- [20] 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6[M]. 增补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48-649.
- [2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709.
- [22] 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5[M]. 增补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28.
- [23] 李亚伟. 新时代出版人如何承继韬奋精神[N]. 中华读书报,2025-02-19(8).
- [24] 胡菊华,梁思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生成机理的多维探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0,38(8):136-140.

(责任编辑:王圆圆)